

# 宋以朗介紹手稿信札相片

## 張愛玲文物展中圖舉行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對於張愛玲的「粉絲」來說，屬於她的一幅舊照，一支口紅，一枚髮簪，可能都是那麼彌足珍貴；但對於張愛玲遺產執行人宋以朗來說，終歸是讓張愛玲以文會讀者，才是最值得重視、最需要了卻心願的事情。

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的文學資料室，張愛玲的《小團圓》遺稿、信札、相片等文物，靜靜的展示在角落的兩個玻璃櫃內，雖然只有十餘件，鍾愛張愛玲作品的人，可以駐足良久，回味再三。這天，宋以朗來到展櫃前，介紹他挑選這些文物的心思，他希望人們讀張愛玲的書，也能了解作者寫作時的斟酌與推敲，可以是經年累月，而非一揮而就的。

### 斟酌推敲三易其稿

為了不打擾圖書館內的讀者，宋以朗放輕聲音，指著一疊原稿紙說：「這些稿紙印著『張愛玲稿紙』，是



宋以朗希望通過展覽讓讀者對作者的寫作過程有更多了解 (本報攝)

出版社為張愛玲專門印製的，原因是出版社有好多作家，專屬張愛玲的稿紙可讓編輯一疊疊的疊起來，容易分辨。我揀了三篇張愛玲《相見歡》的手稿，她首先寫了《往事知多少》，寫後不大滿意，後來用另一手法寫了《情之為物》，另外還有一篇英文版《Visiting》，是張愛玲自行翻譯的，中文版的人物伍太太、荀太太，由於西方人未必很熟悉這兩個姓，在英文版中改成了Mrs.Chow、Mrs.Liu，最後定稿是用了《情之為物》，但我的爸爸覺得這名字不太好，後來把名字改成《相見歡》。」

視線移向展櫃另一邊，相信「張迷」會更有興趣，那是與《色，戒》有關的文字，幾封信內容是宋以朗父親宋淇與張愛玲反覆討論《色，戒》中女主角刺殺男主角的場景。宋以朗笑說：「看了這些書信可能會覺奇怪，只是看小說，不會覺得一個場面的描寫，這一九四〇年代的靜安寺外的現場，何以那麼重要？讀者略過的一段，對於作家來說，卻可能經過深入研究。他們來回三封信，花了好長時間去研究，更畫了地址圖樣。後來電影《色，戒》更加詳細，他們大把錢，到上海圖書館找回當時的報紙，更重現了現場的平安戲院。」

### 北角照相館留情影

現場還展出了張愛玲於一九五四年在香港北角英皇道蘭心照相館拍攝的一幅照片。宋以朗說，同一輯相片拍了多張，這張是原裝的黑白照。另外還有一張沒有展出的，宋以朗形容，是人工上了色，張愛玲這套中國服飾是淺藍色，着色也很自然，除了口紅部分。相中的張愛玲身材如模特兒般高挑纖巧，宋以朗說，張愛玲到了美國後略見發福，這套衫穿不下了。

張愛玲備受爭議的作品《小團圓》出版了，如果展覽沒有與此相關的文物，讀者怎不失望？宋以朗也很照顧「粉絲」們的心情，捐贈了《小團圓》六百多頁的手稿影印本，亦展出了。只見張愛玲那熟悉的小巧清晰的字體，寫在厚厚的一本手稿上，像一本厚重的字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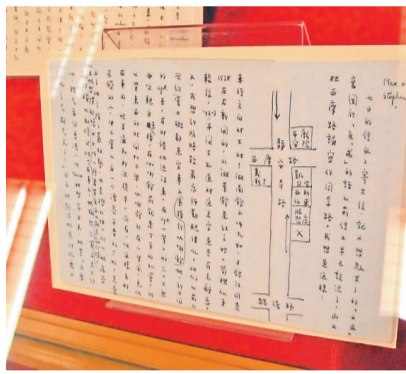
張愛玲一九五四年於香港北角「蘭心攝影」拍下的照片 (本報攝)

為了增加讀者對作者寫作過程的了解，宋以朗還借出父親宋淇有關看了《小團圓》後的簡單記錄，例如第幾頁某個字或詞語出現疑問，宋淇便寫下頁數，再寫下詞語，絕不會在張愛玲的稿件上寫字或劃記號。宋以朗耐心地解釋說：「有時爸爸也不一定對的。例如第二十六頁，張愛玲寫『面有德色』，是用『德』字，爸爸便覺得會否應該是『得』字？但張愛玲回信解釋，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兩個用法都通，以前的解釋是，『德』字是指覺得自己能力較高，去幫助對方做事，所以有『德』色。」

### 《小團圓》寫香港事

《小團圓》中有提到「南華晨報」，宋淇也有疑問，認為是「南華早報」，只是作者不想明說報章的名字；如寫香港大學，也改成「維大」。卻原來，宋以朗說，抗日時期香港真的有一份「南華晨報」，是一份漢奸報，漢奸胡蘭成曾在該報任編輯，推動所謂的和平運動。

另外，又有兩篇信札，一封是宋淇建議張愛玲將九莉的身份改為京劇花臉演員，宋淇覺得張愛玲的聲音夠大，而九莉的父母則改為京劇票友。但張愛玲後來回信還是決定不改九莉及其父母的身份，她的確試寫過，但



張愛玲寫給宋淇夫婦的信，內容最後落實《色，戒》刺殺場景 (本報攝)

這與她描寫九莉原本的個性有所出入，原來是寫九莉爸爸吸鴉片，媽媽與之離婚，不關心九莉，如果按宋淇的意思改動，九莉的父母變成好人，她的個性便不值得同情了。

宋以朗在過往的訪問中，常表白自己對張愛玲不熟悉，也不是「張迷」，但記者這次專訪，卻發覺宋以朗對張愛玲的作品及生平都作了很細緻深入的研究。

「難得團圓：張愛玲的小說世界」展覽，即日起至九月三十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文學資料室舉行。

(上)



何應堂（左起）、英桃阿姨、梁家權昨日與演員一同排練 (本報攝)

## 台原住民民藝人來港演歌舞

【本報訊】記者鍾麗明報道：在石屎森林的都市人，與高山和大海距離越來越遠，但靠山海而居的台灣原住民阿美族，在寶島的山脈與海洋中成長，以最純樸原始的歌謠與舞蹈表達心中情感。本地藝團瘋祭舞台邀請了來自台灣的原住民藝人英桃阿姨來港，在多場音樂、舞蹈及擊鼓工作坊中，為學員尋回最原始、質樸、單純、真誠的人類溝通之匙。

原名叫陳英桃的英桃阿姨，人人都稱她「阿姨」，是台灣東部富里部落的阿美族人，現居於台北，為吉拉米代文化藝術團總監。自七月初開始，英桃阿姨已開始與瘋祭舞台演員進行排練，阿姨隨心而唱的歌謠及隨身而動的舞蹈，勾引演員的生活憶記與內心的情感，他們一一向阿姨傾吐，真情流露。導演何應堂為了讓來自台灣民族的傳統文化，與香港的現代都市文化，在排練室內有更多的「crossover」和交流，着演員攤開一份份報章，把當天發生的事蹟給阿姨聽，阿姨再即興以她的歌聲和舞蹈表達她的感受。

英桃阿姨說，阿美族人「有山靠山，有水靠水」，與高山大海關係密切，歌謠與舞蹈都與山脈海洋有關。她自小與外婆同住，外婆經常哼唱歌謠，她便跟着唱，而阿美族每年的豐年祭，族人都穿着傳統服飾，手牽着手圍着圈子，從早唱到晚。至今台灣的阿美族仍保留着豐年祭的傳統，有些部族舉行一、兩天，有些部族舉行一星期。她從事文化藝術工作二十多年，以自己的表演方式傳唱阿美歌謠，並赴多國演出，傳揚阿美文化。

英桃阿姨這次來港將與本地藝術家陳啓邦、梁家權、張藝生等共同主持「作樂」、「創舞」及「擊鼓」工作坊，以不同方式，啟動參加者音樂靈感，讓參加者重新認識身體的律動，以及以擊鼓探索人內在的精神境界。在工作坊中，參加者將分享自己的「香港故事」。八月份參加者與藝術家將一同走到街頭，大鑼大鼓上演連場「民間故事」。是項活動為「2009社區文化大使」計劃的活動之一，工作坊由本月十五日及八月六日兩期舉行，詳情可瀏覽www.theatrefanatico.org，或致電二六三九五〇六五。

## 舞影定格 戲劇細節精確 場面調配得宜

美術編輯：李志文

### 倫敦觀皇家芭蕾舞團演《吉賽爾》

#### 倫敦觀皇家芭蕾舞團演《吉賽爾》

各國大型芭蕾舞團每次搬演傳統經典劇目，必會強調其製作的版本與別不同之處，以顯示舞團秉承了悠久的古典芭蕾舞精神，經歷幾代相傳，演進成更為優質的作品；並藉特定版本展示舞團刻下成員強勁的陣容及高水準的整體演出實力。

### 演出彼得·賴特版本

英國皇家芭蕾舞團今個舞季（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度）獻演的浪漫芭蕾舞劇經典《吉賽爾》乃享譽國際屢獲殊榮的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團前任藝術總監彼得·賴特（Peter Wright）監製的版本（此版本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高文花園皇家歌劇院首演）。自四月中開始至五月底，合共公演十四場，舞團多組獨當一面的首席演員擔演男女主角。

吉賽爾慘遭艾爾伯特欺騙感情，含恨自盡後化為幽靈仍挺身營救艾爾伯特，讓他死裡逃生，自己則長埋山野林間孤墳中。他兩陰陽永隔的哀怨故事，觀眾早已耳熟能詳。事實上，為了達到預期的感人戲劇效果，《吉賽爾》一八四一年在巴黎歌劇院首次公演時，兩位編舞家 Jean Coralli 和 Jules Perrot 運用了許多啞劇手勢和敘



Mara Galeazzi 飾演的吉賽爾，在第二幕裡已變為幽靈 (Bill Copper 攝)

事動作去描述交代劇中人物的思想行為反應。對於彼得·賴特而言，這些啞劇手勢和敘事動作除了直接描述各個環節的內容外，還發揮了起承轉接的關鍵作用，促使上半場農家村舍尋常百姓載歌載舞慶祝葡萄收成的場面順利地轉移到下半場陰森淒冷幽靈群起出沒的密林墓地場景。由是，他監製的版本特別着重重現精確的啞劇手勢和敘事動作的細節。

最明顯的例子是第一幕吉賽爾母親找到躲在村民當中的女兒，見她滿頭大汗，即慈愛地替她揩拭，提醒她因心臟有病，不要再跳舞，免損害健康。接着，母親做出一大段啞劇手勢和動作，描述年輕早逝的少女們，變作密林裡披白長紗，晝伏夜出的冷血幽靈，她們圍攻路過的小伙子，強迫他跳舞至倒地不起，命喪荒林。飾演母親的演員不僅以手勢「講解」幽靈害人的傳說，更一人同時模仿幽靈及莽撞小伙子多個身份，加上她逼真的面部表情，配合相應的配樂效果，可謂「繪影繪聲」地演繹了幽靈殺無赦害人的恐怖情景。圍觀的一眾村民專注地「聆聽」，邊做表情反應，他們或驚訝、或半信半疑、惶恐不安。大伙兒跟吉賽爾母親的互動啞劇戲分，別具戲劇效果，予人深刻的印象。

### 保存啞劇及敘事動作

據演出場刊裡多篇專題文章指出，賴特保存上述的這段啞劇手勢和敘事動作因關乎第一幕與第二幕的連貫性，故至為重要。再者，這大段啞劇手勢和敘事動作的次序可追溯到十九世紀後期浪漫芭蕾舞時期流傳下來的原有記錄。話說《吉賽爾》的編導之一 Perrot 從巴黎移居聖彼得堡出任芭蕾舞大師，起用貝蒂巴（Marius Petipa 1818-1910）為其助手。貝蒂巴其後接任芭蕾舞大師一職，



《吉賽爾》第二幕的幽靈之舞浪漫凄美 (Dee Conway 攝)

按 Perrot 的《吉賽爾》排演自己的版本，經常在俄羅斯境內搬演，遂留傳後世。及至二十世紀初，戴瓦格烈夫領導的俄羅斯芭蕾舞團（Diaghilev's Ballets Russes）台柱明星尼金斯基與塔瑪拉·卡薩雲娜（Tamara Karsavina）到歐洲巡迴表演《吉賽爾》，廣受歡迎。卡薩雲娜未加盟俄羅斯芭蕾舞團之前，曾效力聖彼得堡馬連斯基劇院，從而學會演出《吉賽爾》這劇目。卡薩雲娜曾親自指導好幾位英國舞者表演《吉賽爾》。今回皇家芭蕾舞團公演的版本，正是賴特按照受教於卡薩雲娜的前輩英國舞蹈員所學的啞劇和敘事動作重組而成。換言之，這次的啞劇細節更貼近《吉賽爾》差不多一個半世紀以前的原有面貌。

五月二十二日擔演女主角的 Mara Galeazzi 舞技全面，駕馭多段高難度獨舞的能力很強，盡顯其自信從容的台風。上半場她演繹吉賽爾身為農家少女單純的性格及沉醉愛河的甜蜜心情，自然流暢。美中不足的是，下半場她化作幽靈後卻未能做到發諸內形諸外，自始至終發放浪漫芭蕾舞時期舞者獨具的那種飄逸憂鬱氣質，感染力稍嫌薄弱。

飾演艾爾伯特的 Ivan Putrov 來自烏克蘭，是位訓練有素的演員。他整晚的演出全情投入，形象討好，風



Mara Galeazzi 飾演的吉賽爾，演繹出農家少女沉醉愛河的甜蜜心情 (Bill Copper 攝)



▲彼得·賴特監製的《吉賽爾》力求貼近差不多一個半世紀之前的舊版本 (Richard Farley 攝)

度優雅，表現相當稱職。日籍的 Hikaru Kobayashi 體型嬌小，卻無損她展現幽靈皇后冷血無情，誓要置人於死地的狠毒個性。她表演的獨舞變奏動作乾淨利落，別具氣勢，直把她發號施令的威嚴表露無遺。

場面調動方面，彼得·賴特充分顯示出其深厚的古典芭蕾舞養。他把第一幕的「農人雙人舞」（peasant pas de deux），改成由三對男女領舞員表演的六人舞（pas de six），大大豐富了這段舞蹈的視覺層次感，促使整段純屬表演性質的組合變奏呈現多樣化的隊型，更增加了個別領舞舞者大展身手的機會。賴特在貝蒂巴原有的獨舞變奏動作基礎上進行潤飾調整，糅合自己創作的舞姿組合，進一步地凸顯古典芭蕾舞講究規格協調的特性。

### 六人舞層次感豐富

現場所見，六位舞者初踏着輕快節拍結隊進場，第一對男女舞員先是共舞，接着分別表演獨舞變奏。他倆舞畢，兩名男舞者趨前表演瀟灑順暢的跳轉舞段。其後，兩名女舞員隨着悅耳悠揚的華爾茲旋律欣然起舞。接下來，先前的兩位男舞者和最早亮相的一對男女舞員再次上場，六人聯手齊舞，越舞越興奮，至配樂奏至高潮方擺出悅目齊整的隊型結束這個場景。觀眾即時報以熱烈的掌聲。

當晚六位領舞舞員均表現優秀，尤其是第一對男女舞者 Laura Morera 與 Ricardo Cervera 的演出，最教人擊節讚賞。

倫敦觀舞之三

劉玉華

Hikaru Kobayashi 飾演的冷血無情的幽靈皇后